



B e i j i n g

大都浪子

北京驰 | 著

B e a t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大都浪子

北京驰 | 著



1049482



T1049482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I247.57
BJ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都浪子 / 北京驰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33-0930-1

I. ①大…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1556号

大都浪子

北京驰 著

责任编辑: 姜晓倩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 书装

封面摄影: 刘丽杰

封面模特: 孙 佺 徐洁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192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30-1

定 价: 32.00元



1049482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T1049482

目录

1	第一部	电影就是电影
62	第二部	四百击
127	第三部	在路上
187	第四部	放逐
246	尾 声	去年烟花特别多

第一部 电影就是电影

1

那天早晨建明醒来的时候，看见斯雨正盯着他看。

“你听说过座头鲸吗？”

“座头鲸？”建明闭着眼睛养神，随口说，“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建明就是有这个能力，随口说的话都是书面语。

“这种鲸鱼游上千公里只为交配，然后再返回遥远的北冰洋。”斯雨开始了幽怨版的动物世界解说。仿佛这鲸鱼是她那出轨的男人。

“我觉得这种动物和你有类似之处。”斯雨说。

“你在讽刺我。”建明边穿衣服边拉开窗帘，城市黎明前的深蓝，正适合抽身离去。

“今天事儿挺多，我得回去换个衣服。”离开的时候，尽量保持在温馨的情感氛围中，否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弥补。多些互动就能减少些哀怨。理论学派的建明深谙此道。他轻轻在斯雨脸颊亲一下。“座头鲸要出门觅食了。”迎着斯雨的眼神，举重若轻地出屋开门。在那目光里，他看见成熟女人的理性融合着哀怨，被深深包裹在无奈之下，建明知道斯雨怎么想的，每个女人都不会愿意让昨夜还情话绵绵的人凌晨就抽身而去。

但建明必须回家，他有老婆。

斯雨是去年冬天谈植入广告时认识的一个客户，是那家手机公司负责市场合作的经理。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从电影聊到了喝酒，等到半截儿去她们公司楼

道抽烟，关系一下子就接近了。当看到斯雨“啪”的一声点亮火苗，深深吸一口0.3的中南海，他马上就被迷住了。吸下第一口烟的女人有一种沉醉而迷离的表情。建明觉得抽烟的女人更容易上手些，也许香烟本身是一种外在欲望的符号，女人抽烟像是一种暗示，“我有无法自持的欲望”。建明在灰暗的楼梯间打量着斯雨：将近三十岁，嘴角有嘴唇时常紧闭留下的纹路。这是个坚强的妞，但又喜欢笑，说明她乐观，从打击中恢复的能力强。有自己的打火机，是那种小小的Zippo，拥有装饰性的烟具，说明抽烟史很久。没有戒指，但一定有情感经历。这种女人，无法忍受那些乖乖听话的男人，她们喜欢被征服。

等到再次见面是赞助没能谈成，斯雨专门来解释一下。建明请她喝酒。两人喝了整整1.5升的松竹梅，在初冬的夜里一起走着，清酒的酒精气息在呼吸里蒸腾，有甜丝丝的暧昧。温暖的灯光里公共汽车孤独地驶过。那是从皇城根往平安大街的一条路，茂盛的树叶凋零后树枝依旧浓密，气氛更怀旧而深情。在此氛围下，不知不觉就好感了，由此开始了以床上为最终目标的故事。后来建明总结，聊个电影，吃顿饭，喝次酒，上个床，这是个标准化的流程。

黎明时分，从望京开到公主坟只需要十五分钟。环路的灯光在黎明将亮中和早醒的城市一样孤独，欲望的潮水消退，月色中的潮汐隐去，千百万种情感在黑夜中蛰伏、等待、搅拌，等待新的早晨带来轮回的消息。建明缓缓行驶，每辆呼啸而过的车都形迹可疑，都有长长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些最豪华或者最破旧的车游荡在凌晨来临前的街头，他们去哪儿，是回家还是寻找又一个孤独的人，他们上路，还是归来？无数个命运擦身而过，不去用哲学思考，你也知道这世界多复杂，饥饿的灵魂多么无助地奔波。

建明心想，难道他们都像我一样？

2

建明到家的时候，罗敏还在睡觉。她时常加班，睡得晚，责任心又强，早

晨常挣扎在痛苦中起床。建明蹑手蹑脚地回到另一间卧室，踏踏实实地脱了衣服躺下，他长吁一口气，完全放松下来。说实话，他特别害怕在不合适的地方接到罗敏电话。虽然自己善于编造故事和谎言，但当着另外一个女人面把交欢现场编造成剧本讨论会，把某女士变成男导演，尤其在某女士盈盈地注视下，着实是一件尴尬事。虽然罗敏自己也忙，也了解建明的工作性质，常常要深夜出没，去会那些生活在美国东部时间的艺术家，但偶尔早醒的电话问候还是让建明心惊肉跳。建明常向哥们儿苦笑，我做不了专业浪子，我总是心太软。

建明和罗敏以前是电台同事。在建明短暂的电台广告销售生涯里，除了几笔不错的广告奖金，唯一的收获就是罗敏。那时候罗敏是节目的统筹，建明则负责四处打电话为节目拉各种赞助。就是那种一上来就报出电台名号吓唬人的，跟现在卖保险的差不多。建明老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已经表现出编剧天赋，他聚精会神地从对方的每一句话语中分析其身份和需求，又迅速地建立起愉快的对话环境，不急于卖产品。他常把功利的销售目的埋藏在情感对话里，“没事，就是看看和我们栏目能有什么合作”。换句话说，他想着法让这些没见过面的客户愿意跟他聊天。等再打过去电话介绍栏目最近在干啥，事情已经成了一半。要是约着见面，事情基本靠谱了。建明卖的不是什么户外大屏，只要些实物给听众发奖互动，或者是几万块几个月的特约播出，相对容易得多。也因此，他大胆地发挥心理学技巧，把电话那端的业余选手引导得五迷三道。建明总和罗敏讲起沙河股骨头医院负责广告的王医生、外地某保健品驻京代表刘总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转着圈要回扣的故事，严谨的商业行为经他渲染都成了春晚小品。而罗敏听故事时的微笑，则是两人好感的开始。后来建明就离开电台去了一家广告制作公司，再后来就是很俗套的故事了。约会，结婚，买房子。婚后最初几年，两人还经常出门旅行，每周都在郊区转悠，在东直门坐上开往近郊的长途车，随意去个镇子，建明后来经常回忆起当时那种洒脱。随着罗敏的公司迅速扩张，不知何时两人就不再出去了。而就从罗敏忙于工作开始，建明开始像个浪子般游荡，也渐渐成为浪子。

从一开始建明就不看好《新醉拳》这个项目。但作为老板，刘总却认为自己是个创意天才，他在名片上印上创意总监的职位，然后又不经意地透露或者要求下属配合透露来揭示自己的身份，而后又很含蓄地说“哪里哪里，我就是个搞创意的”。公开情况下建明把这种行为称为低调的高调，私下里他称之为“装二”。一个下岗青年，开了一个酒馆，为了搞活生意，做了一个划拳大赛，因此引来了一群贪财、好酒、想出名的种种猥琐人物。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葛优级别的喜剧演员压阵，就会彻底变成闹剧。但老刘的如意算盘是，低成本，而且这个低成本也不想出。他想拉一个土大款出三百万，自己号称出三百万，而后再拉一百万赞助。其中的秘密是，这片子就花三百万拍，然后拍好后的分成以及所有赞助都有自己的一半收入。老刘用这种方法先后运作了几部都市喜剧，剧情胡闹的连《故事会》都不如，但收入却让他买了部C级奔驰，开了这家小有名气的影视公司。老刘自己对这个商业模式很自得，在会上他总是教育员工，“拍电影要自己花钱吗？不用。艺术家就要花商人的钱，文艺复兴时期就有这个传统”。自从建明偶然给老刘讲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供养画家创作后，老刘就把这个段子当成自己博学的象征，时不时提起，甚至真的把它当成自己的原创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拉赞助成了《新醉拳》的第一个任务。而项目成败最重要的基础——剧本，往往先找人凑合写出梗概，再对付着写出文学大纲。老刘说，赢是赢在整体运营上。

老刘打来电话的时候，建明还在家听音乐。“建明，几时到公司啊？”老刘虽然有商人的功利，但对建明还不错，公司除了老刘，就属建明工资高。“这就到，到花园桥了。”住得离公司近最大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守株待兔，猫在家里，一有风吹草动，旋即出动。

海川影视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老刘作为土大款被拉着投了几部电视剧后，自己忽然觉醒了。“当时的电视剧市场还很空白，商业化的力量没有介入，所以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主要方向就是迎合时代的需求，以都市情感

题材为重点。”多年后老刘对媒体说。建明并不讨厌老刘，虽然在对外场合里老刘经常成为建明调侃的对象，这很有趣，调侃老板是一种有效的社交手段。每当建明讲起老板的趣事，大家都会笑成一团。但在建明心底觉得，老刘能做成文化人做不成的事，而且拥有商人的执行力。可能是建明对文化人迂腐的不齿直接导致了对老刘的好感。

比起写字楼，建明还是喜欢在现在这种僻静的地方办公。位于新大都附近胡同里的这座小白楼，以前是某学校的办公楼，后来学校搬了，地儿就腾出来了。北京有很多这种闹中取静的地方，爱冒充深不可测的一般都喜欢这种办公环境。建明见过一个小影视公司，特地把中央党校的办公地址烫金，像冒充土财主的远房亲戚一样，张扬而不自信。

进门，刘总已经开始讲话了。白板上写了一大溜演员名字。这是影视公司的老套路了，做演员组合，往往大家会从高举高打过嘴瘾开始，落到脚踏实地看预算下饭的阶段。果然，从葛优、章子怡开始，大家兴奋地讨论如何安排两个巨星，绯闻问题，接待问题，这大抵是一种电影人望梅止渴的卡拉OK。终于演员落到三四线电视剧演员和过气港台演员上，这才稍微进入议题。

“赞助还是没有突破。地方的酒厂，尤其是地方名酒必须把资料发到。要动员在地方的关系，今生，你不是和四川几个酒厂很熟悉吗？”刘总点到了今生。今生脸上的微笑瞬间凝固，并迅速由看热闹的状态转为职场精英的神态。

“那几个酒厂都联系了，丰收酒特别有兴趣，可以是重点。”今生胖，特别爱出汗，这让他看上去对事情很紧张，因此给人一种热心工作的假象。

“我觉得对方要是有一点儿意思就要跑一趟，地方的企业对中央来人还是很热心的。”作为哥们儿，建明必须把今生从谎言中解救出来。解救的方法就是另一个谎言。

“对，地方的企业相对好谈一些，要把电影的影响力讲清楚。”刘总对拉赞助很有一套经验，那些地方老板来北京洽谈时，酒一喝、歌一唱、三线女演员大腿上一坐，基本全拿下。

会议在对《新醉拳》影片未来的畅想和下班时间的来临中结束。

不到十分钟，建明和今生已经坐在新大都对面隐蔽的小饭馆里。建明和

今生的战斗友谊始于前年在西安拍《西安往事》看景筹备时。当时剧组设在西安开发区一处叫水晶岛的酒店。他们俩加上外联制片林凡以及美术组的大龄女文青薛文娟终日联手吃喝。剧组最幸福的就是前期，人少，费用还充足，老大们都还没进组，活可以慢慢干。从水晶岛下楼，穿过城墙遗址，再东边就是树林中火光隐现、人声重重的烤肉铺。那是西安的特色。几家饭馆都是露天，烤着鱼、肉，简单炒菜。大家喝西凤，烤羊肉，以江湖气派，频频举杯，直到今生醉到豪情万丈，林凡开始胡言乱语，建明的眼神越发温柔，文娟趁乱胡吃海塞。晚风，漫长的夜，灼热，都是最好的布景。偶尔进城到大皮院，以酸梅汤作为开场节目，其后是烤肉，最后用西瓜填补胃的空隙，打着西瓜肉膈，回酒店点燃白沙，浸泡在浓茶中，用呼噜和夜晚沟通。这群人在白日清醒或沉睡间应付工作，在黑夜大醉和半醉间准备思考。面对酒肉和孤独，人类自暴自弃的劣根暴露无余。大伙儿的肚皮慢慢膨胀，像苏醒的蛇伸展、扭动，顶起衬衫下部，形成圆润的鼓包。像宣示：知识在此驻扎。今生光头上的汗在火光中缓缓流下，如同被烈火烤出的油。林凡酒后飘忽，走路似凌波微步，眼神像无法对焦的相机。建明呢，假装稳重，实际已经不知此时此地。只有文娟还清醒，伴着几名醉汉，神情紧张。像婚礼前的新娘和几个胖伴郎。

每次建明和今生喝酒前都要回忆一番当年往事，在敬献中举杯，以回忆的怅惘感为干杯找到理由。公司里只有建明和今生是两年以上的员工，其他人都是陆续招来的新人。说来也怪，大家普遍都不喜欢的刘总对今生和建明很欣赏，可能这两人时而聪明时而浪荡胡闹的表现让老刘觉得仿佛看到自己。“今生，你闲着找找丰收酒的人，咱们创造机会去成都耍一趟。”建明喜欢出差，出差有一种浮生半日闲的自由感。

今生嘿嘿一笑，心领神会。“走一个。”

这些年两人出差多次。耍得开心。其实无非是喝酒吃肉暴饮暴食见着有姿色的女子就胡言乱语却从未得手，然而让人深陷其中的是摆脱惯常生活的模式后，身心暂时的虚假自由。

这家小饭馆的酱牛肉是京城一绝。一有闲空建明就来这儿点上半斤筋头巴脑，要盘羊油麻豆腐，扁瓶“小二”，呼朋唤友。虽然建明是胶东人，但老北

京的这些口味一样没落下，他还跟罗敏的老爹学了一口极其胡同的北京话，只是不常说，因为建明发现原来正宗北京话听起来都像人艺的话剧腔儿，太拿。

今生长建明三岁。两年前大家一块进公司。今生原来做演出，组织三四线艺人参加各地的节庆、展览。走乡串户的江湖经验让今生特别了解人情世故，办事极为妥当利落。尤其是剧组那些场工、外联制片，特服他。建明因此夸过今生“你的影响力非常之下行，善于左右弱势群体”。“你就说我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得了”，今生如此反驳。

建明爱总结，善于拿理论唬人；今生务实，能征服基层群众。因此两人是极佳的工作组合，高屋建瓴，静水深流，一般客户被这么上下一招呼就拿下。

两人聊着影视圈的八卦，骂了会儿老刘，一瓶牛栏山就见底了。于是分头回家。

在初春微醺的夜，建明望着出租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他曾以为能拥有灯火中的一盏便是理想的全部，可是这理想实现了却又轻飘得像不曾体验。每日周而复始的生活，胡闹影视公司里的贫嘴，一切像发条即将松懈的玩具鸭子，脱力、疲倦。已经三十二岁了，什么才能唤回从前的激情？他想起八年前在北京最初的生活。

纪家庙在玉泉营西，三四环中间，是尘土飞扬的城乡结合部。那时候，黄色面的尚未隐退，四环没有开通，美厨牌黑胡椒牛肉面还在畅销没倒闭。那年，建明二十四岁，另一位浪子王波二十三岁。从49路的纪家庙站下车要走十分钟的路，天气灼热，街上尘土飞扬，牛粪味道与花香隐约，穿插在尘土飞扬之中的是他们热爱的小饭馆。饭馆里有最爱的软炸里脊、溜肥肠，还一定要是黄色瓶子，带着酒汗的“普京”。建明和王波常常将喝酒当成一种竞技项目，真是胃大如斗，酒量赛海马的年代。有一次因为上菜太慢，菜还没上，每人四瓶啤酒已经下肚，观者为之咂舌。他们爱在醉眼朦胧中说那些不着四六的话。那是一诺千金，拍屁股去杀人的牛逼精神；是醉眼昏花，把青春的苦涩全喝下；是没有女生的孤独，是自闭少年的自大，是少年心气的早生华发。建明住在男生宿舍。暑假，人渐渐走光，去女生楼的小卖部可以看见丑丑的、但正值青春年华的龋牙咧嘴的少女。夏日到来，她们身体鼓胀如夏日。没事的时

候建明认真读报，此时建明后来的爱人罗敏正就读于西直门的一所外语高中，终日留恋音乐台的广播和碰见山东必败的国安队。王波忙于暑假后的补考，可是他手持酒瓶的日子比拿书的时间要多，因为远方有数个女孩令他牵挂。后来建明发现，所有自闭忧郁的少年都喜欢虚拟出若干位假想女人，作为浪子的糟蹋对象。他们对感情向往无比，认真无比，却又极端羞涩。一次他俩儿深夜乘面的出发，先会见了“一外”王波的高中同学，一位波同志心仪已久却又不敢下手的姑娘，而后长驱至语言学院会晤状况相同的另一位初中同学。那夜，一位白衣少女，婀娜多姿，令少年建明心动不已。她复姓欧阳，单名葳。听到她的名字，建明严肃地告诉她，葳就是草木茂盛的意思。在那个两手空空精比钱多的年代，饱读诗书加流氓烘烘是俘获少女芳心的最佳武器，但这始终是个传说，建明和王波恨恨地盯着那些技术娴熟的坏蛋，多年以后也未能入门。

青春很快过去，一去不回。谁都渴望永远青春年少，浪子情怀，但冰啤酒会凉，热尿将在风中变冷升华，谁也逃不脱宇宙规律，除非像吉姆·莫里森和科本死在青春中，永远在青春。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建明赶紧在心里默念几遍，这句话牛逼，富有深沉的文学意象，一定要写在博客里，震大家一下。但是，当建明反复琢磨这句话的时候，一股怅然感笼罩着身心，他有一股无从发泄又道不清楚的不满。家里照旧还没人，每到月底时候，罗敏总是深夜或凌晨才回，她是一家连锁培训机构的财务经理，视工作为生命，那家机构在对外输出便于公司统治阶级管理员工的职业精神培训时，顺道也给自己的员工洗了脑。但那在一贯散漫自由的建明看来简直无聊。

这顿酒把建明喝清醒了。他躺在床上，一激灵给斯雨发个短信，“明月朗照时必生思念”，斯雨的名字在建明手机里显示为“老张”。这是建明颇自得的一种保密手段，他曾向多个朋友推荐过。一旦有老张同志回复带有暧昧感的短信被偶然看到，建明就会很批判地说，“这个老张，把给女朋友的短信错发给我了”。当然，这一反间谍的场面其实并未出现过，因为罗敏对建明的手机从不感兴趣。手机没有回来短信的动静。建明一气之下又发一条，“以上短信为群发，请勿回复”，然后带着坏笑，睡去了。

4

去机场的路上今生还在琢磨，为什么建明一定要从南苑机场出发。这个机场位于南四环外，今生从天通苑的家里到机场需要足足一个多小时，几乎算另一次出差了。但今生坚信，建明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这几年两人联手做了几个客户，建明对钱的直觉让他钦佩不已。“这厮有要求，听我的没错，高举高打，要比他还牛。”记得有一次他们去见长沙的一个保健品客户，对方摆出了小城市的阔气，先不谈产品植入的合作，两天里安排人招呼他们吃喝玩乐，饱览风景。第三天他们要回去了，对方才出面饯行宴请。建明和那家伙聊了五分钟，就在洗手间里告诉今生这个判断。席间推杯换盏，说些虚头巴脑对当地风土人情、对方公司实力赞美的话，建明也不提生意。直到最后，建明举杯最后答谢，那演讲词到今天今生都记得。

“这次李总的招待真的让我们受用无比。身在公司影视圈，能帮上李总的也不多。这部李小冉演的戏，虽然不是什么大制作，如果李总愿意，一定安排最好的情节植入。如果李总看不上这部戏，看上了哪部，不管是哪个大腕演的，我和今生一定全力办到。希望李总有时间去北京，我们哥俩当导游，好好熟悉一下北京的娱乐圈。”宾主尽欢而散，果然，几周后李总就到了北京，见了建明和刘总，几板斧一招呼，事成。每当今生看到电影频道重播这部小成本爱情片，就会想起当年的故事。事后今生问“为什么”，建明说，生意像狩猎一样，猎人和猎物身上都有一股独特的气息，越是想捕获，这种气息就越强烈，不管怎么掩饰都挥之不去。建明把这种直觉刻意神秘化了，其结果是，今生表态，以后自己不思考了，按建明的意思办，错了也认。

如果不是机场的标示，今生以为自己到的是赵公口长途站，穿过林间小路，左拐右拐，看见几排平房，候机楼到了。一进去，建明早到了，正专注地看书呢。最让今生佩服的是，这家伙不但终日手不释卷，而且读书极快。

“《娱乐到死》，这是一本很娱乐的书吗？”今生问。

“不，这是本严谨的学术书，属于大众传播类。尼尔波兹曼属于媒介生态

学派，就是把媒介当成环境一样研究。”今生读书比较慢，他经常要求建明用最简单的方式总结一本书的精华。“太多的娱乐节目会让人失去思考的乐趣，电视媒体令人智商降低，总结完毕。”建明按照老套路不等今生提出要求就主动提供了服务。

飞机升空后，建明说：“知道为什么走南苑机场吗？”今生不语，等待回答。“今天预报有雷雨，要是从首都机场飞很可能延误。南苑只有联航一家航空公司，没有调度问题，所以绝不会晚点。而且联航机票便宜，我们必受到表扬，如此一来，我们在成都多花的应酬费就算不了什么了。”今生连连点头，心想，建明这个家伙，表面粗犷，内心细腻，思考问题极为周密。但事情的真相是，建明只不过腻歪了老从首都机场走，想换个口味。这家伙能把一切事都找到理论依据，胡诌到极品。

吃了难吃的盒饭后，两人开始耐心准备接下来的工作。

“这个丰收酒是这些年成都市场崛起的一个新品牌，目前正在品牌扩张期。前身是个国营老厂，酒造得不赖，改制后被私人买了，重新做了品牌和渠道，一下子就起来了。”今生这两年在营销上下了不少工夫，谈吐间带着一股子专业劲儿。

“他们应该正从区域市场向全国市场扩张。要想把全国代理渠道迅速建起来，必须大撒广告费，尤其是央视这样的全国媒体。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广告投放纪录，全国性媒体并不多，可能还在试验和学习阶段。按照二〇〇四年六亿的销售额看，每年的渠道维护费用至少有一个亿。这其中广告费将近三分之二，有很多是花在终端促销上。一次性投入五百万的广告费不是大数目。”建明在那家本土广告制作公司待的三年，扎扎实实地把影视制作和营销给弄明白了。能谈赞助、做营销方案让他这个制作总监显得格外有竞争力。也正因为这个，刘总才能宽容他的散漫和胡闹。

“北京的联合宣传要足够引人注目，再者能在成都本地拍摄最好，最后片子要上电影频道，要有中央台广告那样的影响力。抓住这三点，就成了。”今生闻听事情已有完整策略，片刻间就睡去。“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建明瞥了他一眼，心里冒出一句歌词。

成堆的白云在远处扎堆又散开，居高临下地俯视总能让人想起人生的大事。记得早晨建明轻轻起床，收拾停当，淡淡地说句“我走了”，就离开。罗敏含糊着说“到了发短信”后就扭头睡去。这两年大家各忙各的，其实主要是罗敏在忙自己的事，每思及此，建明心里就有怨恨。跟斯雨的小插曲也许有报复的成分在。想起斯雨，他不由得微笑，这姑娘身上有股天真的强悍劲儿，就是那种小女孩逞强拿着大包假装自己能掌控，牙咬得咯咯响，心里哀怨得瓦凉瓦凉。对于熟悉剧本和看遍故事的专业人士，一生只爱一人，踏踏实实居家过日子的生活未免太不现实。建明心想，要是罗敏知道这一切会怎样，大闹一场？

旅行是思考的好机会。人被飞机架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很多往事、很多故人、很多理性，都在浮游于天地之刻浮现。

那应该是成年后的第一次独立旅行。也是在春天，乘长途公共汽车从半岛一路西下。从海滨小城出发后，小城市一个个掠过，像春风掠过耳边，陌生的风景，充满生机的土地。尚青涩的建明坐在靠窗的位置，山脉渐渐清晰地浮现，又远远离去。人们带着故事而来，又消失在人海茫茫。这世界的真实和魔幻让他着迷。

一站站换乘，乡村、城镇、县城的风光交替。在清晨上路，在傍晚到达。早晨人声鼎沸的车站充满魔力，食物的香气散在来去匆匆的人群间，展现着人生的活力和激情。衣衫褴褛的人、衣冠楚楚的人，一样怀着对未知土地、命运的期待，将自己交给时空的车流，去远方。傍晚时候的车站，和雾霭、淡黄色的灯相伴，悠长的叫卖和汽车喇叭，组成人们命运的信息。他晚上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看到为生计奔波的推销员开着房门，看着俗艳的彩色电视，光影在疲倦的脸上浮动。过了临沂之后，汽车在丘陵间穿行，破旧的公共汽车甩起烟尘，路边张望的人们、卖羊汤的棚子、国道上神色疲惫的长途司机，都是故事。你身在故事之中，笼罩在戏剧的张力下，成为戏剧的一部分。建明在济南停下旅程，动了去北漂的念头。那是他北京故事的前传。

已经老了吗？建明发现自己深陷在怀旧中低落的情绪。出发和上路。风景与旅程。就在时光和空间的飞速行进中，人生已如梦。建明心里又冒出台词般的一句书面语，闭上眼睛等待成都的到来。

下飞机，建明发出一条短信给罗敏，“已到达”。又收到一条短信“无聊”，还重重用感叹号强调，来自斯雨。罗敏很快回复“嗯”。建明看着手机，微笑了。太太的短信礼貌得像上岛客人落座端上的白水，斯雨的短信包含丰富的情绪，如同韩国餐厅餐前赠送的小菜，花样丰富，简单有味道。建明对这种复杂的情感关系稍有沉醉，但内心隐隐地提醒自己，“控制，把持，平衡”。

成都的春天充满暧昧的气息。满街的麻辣火锅释放出比多般的气息，诱人沉浸于无须自制的本能。川菜招牌的红色点缀在绿色之间，欲望与生机的排比。

来接他们的王军是以前今生在当地拍MTV认识的制片，也开着一家小广告公司，这次的丰收酒的线也是王军牵的。

已经下午一点了，出机场他们就直奔王军介绍的一家小店“二嫂牛肉”。其实就是各种牛肉卤味的组合。平头、颇有干练气质的王军介绍，卤味主要看原料和蘸料，这家的牛肉选的都是好肉，蘸料里的辣椒又是含油量最高的秦椒，组合起来才有麻辣香。

“明天才见丰收酒的人，今天先预习一下。”王军说着叫了一瓶十年陈酿的丰收酒。这正合建明心意。建明喜欢喝高度白酒，尤其是有点儿年份的。用他的话说是“火气全没了，只剩下香气”。建明拿起六钱的小杯微微闻闻，淡褐色的酒液像从睡梦中醒来，他一饮而尽，微微张开嘴，闭上眼睛，鼻子翕动。沉默。“酒不错。”今生说着“真干哪”，也一扬脖干了。紧着往嘴里塞牛肉，以调和烈酒的辣气。王军受感染，也干了。今生吐着舌头问：“开车也能喝？”

王军说：“找人来开。”

酒精迅速在王军和建明间建立起友情。建明喜欢酒，其实是迷恋酒精所建立的对世界的模糊感。不再有尖锐的批判，也不再有好恶，一切情感在酒精中都被融合成和气一团，街道、景物都带着含情脉脉的色彩。

酒一喝，话一聊，真相就有了。原来王军也是个浪子。这哥们儿打小在